

扯分儿

□陈世渝

有天,张三、李四、王五和谢六,欢欢喜喜正在打麻将,突然张三接到老婆打来的电话,说娃儿调皮惹了祸,别个家长找上门来了,要他快点回去。好不容易约起周末耍一哈,哪晓得屁股还没坐热和,逗遭搞“虚”儿了散了场伙。勒下三缺一,哦,遭扯了分儿,三副颜色气惨了,大家只好不欢而散。

费了好多力,终于把临街的住房改成了门面,租出去后我逗没得房子住了,搞创了便去租房。

勒天,通过熟人介绍,看好一套6楼的房子。虽旧了一点,但环境清静,绿化可以,装修不错,租金也不贵,交通、买菜都嘿方便,唯一不太满意逗是没得电梯。但我不要的话,怕过了勒个村逗没得勒个店了。犹豫再三,想了半天,最后还是交了500块钱定金。和房东一层一屋地转下楼,感到6楼确实有点难爬。加上各人又是60开外的爆蒿老头了,夏天爬恁个高的楼,肯定汗流浹背又热又累。恁个一想,我逗打电话给老婆说。她听完我对房子的描述,惊抓抓地吼:“哎呀,恁个高,好难爬哟,要不得要不得,快点退了哈……”

下了楼,房东刚走,我想来想去,越想越不合适,便立马打通了房东的电话。我笑嘻嘻陪着不是:“喂,老李,不好意思,刚才脑壳短路没有想好,我还是觉得楼层高了,不想租了。才交一哈哈儿钱,请你把定金退给我噻,少退两百都要得!”

刚刚合作愉快,房东一根接一根地散烟,还笑嘻嘻了,突然听我说,倒遭他嘿不耐烦地麻啄了一顿:“老弟啊,你我都是几十岁的人了,又不是娃儿办嘎嘎酒,哪个恁个扯分儿啰!”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,忍俊不禁。四川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,得到省内外四川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,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,方言故事层出不穷,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,有好的方言故事,有趣的方言传说,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邮箱:

730156805@qq.com

盖碗茶

方言中『打』的搭配

□竺培强

在川渝方言中,用得普遍而生动的词,“打”算一个,其一旦与其他词汇搭配,便组合出无数方言来,且显得生动鲜活。

打整。有收拾、理抹、修理、整治的意思。你要不听招呼,就有可能遭打整。物管人员大毛喜欢熬夜打麻将,白天拽瞌打睡,经常迟到,屡教不改,最后遭停职写检查。别个都说,一天不干正事,又盯不倒遭头,不打整他打整哪个!

打望。此词生动形象,极具画面感。踮起脚尖,手搭凉棚,到处乱盯。川渝出美女,外地人入川渝,打望的结果多感叹,美女们身材硬是好哟!吃辣椒减肥,爬坡上坎减肥,说话过吼也减肥。身材不好才怪!

打白。愿望得不到满足,独自愠气。邻居家小崽儿是个金包卵,一家人稀奇得很!啥子都将就他。但不管是上托儿所、耍玩具还是吃饭,稍不对头就打白沙(撒)气,嘴巴一嘟起,哪个都不理。那天听见两个中老年妇女在交流治家经验。一个说:“我屋老头脾气大哟!你一吵他他就打白,闷起不开腔。”另一个说:“我那老头也晓得打白了,只要一理抹他,他就扯把子说胃口不好不吃饭。”说得活灵活现。

打头。指衣着服饰,即行头。“耶,看你这身打头,是要走人户嗦!”王二娃看见张老幺一身新衣服新皮鞋,穿得衣之时之的,和他说起耍。张老幺晓得是开玩笑,说“未必走人户才穿得恁个嗦?哥们以后还是要注意形象。”原来,王二娃晓得张老幺最近荣升班组长,叨住(故意)“锐”他的。

打脑壳。在川渝方言中,头就是脑壳。但这打脑壳是另一回事。一是指事情麻烦,费脑筋。“这道题难得很,整了半天都搞不懂,打脑壳得很!”隔壁小毛读小学四年级,做家庭作业经常叫苦,他妈老汉没得好多文化,也喊“打脑壳”。二是指喝了劣质酒后的反应。那天,听一个崽儿向另一个崽儿抱怨,“老挑送我两瓶酒,包装漂亮惨了,但喝起割(刺激)喉咙,打脑壳,过后二麻麻的,走路打偏偏。”“怕是在网上买的Y酒!”另一个崽儿推测。本人当知青那阵也喝过烂苕夹烤的酒,苦的,相当打脑壳。

打忘连。没事乱逛,时间概念不强。那天小学生明娃回家把书包一甩,跑到菜园子东旋西旋不晓得搞啥子名堂。他婆婆招呼他,“莫要打忘连哟,快点做作业!”“哪里在打忘连嘛!我在观察植物的生长,老师布置的。”原来学校在搞素质教育。某妇女上不得街,只要一去就逛得忘了时间。她老公只好打电话:“喂,亲爱的吃饭了,还紧倒打啥子忘连!”

此外,“打”字当头的词还多得很。打让手。谦让一下。资深麻将爱好者麻哥经常总结:“别的东西可以打让手,打麻将必须硬逗十三。”

打卡张。故意刁难,与方言“夹毛驹”意近,常见于上级对下级的处理方式。“弄你来当夜班,不是夹毛驹打卡张,完全是你自找的。”

打捞穿。翘起。走路偏偏倒倒。云贵川好多山区有云“一天不吃酸,走路打捞穿。”因为红苕洋芋为碱性食物,得用酸菜汤等来中和。

还有打埋伏、打平伙、打干亲家、打翻天印等,一个个通俗易懂,言简意赅。

川江上的凶子

□陶灵

20世纪80年代,我在云阳食品公司当工人,单位经常往湖北装运生猪。有一次又装猪去宜昌,派我随船当押运员。船停靠在东小门外的红槽湾码头。

“这个凶子不叫红槽湾,都喊错了。”船上的老水手屠老幺给我纠正道:“是红船湾。”他怕我不信,去驾驶室拿了本《长江上游航行图》,翻到云阳县城,指给我说:“你看嘛,这个凶子!”图中果真是“红船湾”三个字。

为什么叫红船湾?这时船开了,屠老幺一边操作,一边断断续续地给我讲:红船湾上面有个二郎滩,下边又是石板滩、三漩沱、宝塔子,都是险滩,水很急,不时有木船打皮(撞烂)。过去这个凶子靠得有红船,马上划出去救人。红船是木划子,漆成红色,船上的烧胡子都穿着红衣服,很扎眼,一眼就看得出来。

屠老幺嘴里一个“凶子”接一个“凶子”。凶子,本意指水坑,川江(注:长江宜宾至宜昌河段)一带方言“凶子”,是“地方”的意思。

船过磁庄子滩时,屠老幺指着北岸说:“这个凶子也靠过红船,叫红船背。”下水船速很快,一个小时左右到了云阳与奉节交界处的拖板滩,船要靠岸,装下收购的生猪。

拖板滩沿江是一条长长的石板坡,坡上一大群猪,七拱八翘地不愿上船,吆猪的人很费劲。屠老幺指着石板坡说:“这个凶子是个溜石皮,往年拉船过滩,脚打滑,连蹬的地方都没得。”

我感慨道:“没想到川江的地名有这么多故事。”屠老幺说:“川江地名稀奇古怪得很。”于是,他给我介绍,有称呼亲人的凶子:三姊妹、媳妇面、干儿子、幺姑沱、高舅母……有土味的:瞌睡坝、篾条滩、豆腐石、腊肉洞、板凳角等等。沿岸的凶子还可以凑齐十二生肖:老鼠冲、牛困石、虎须子、兔子石、龙凤沟、蛇老壳、马腿滩、羊驼背、猴子岩、鸡公石、狗爬滩、猪圈门。

屠老幺笑着说:“还有唤人、过恶的凶子也不少,像寡妇滩、矮子沱、癞子石等。”我问屠老幺:“这么多凶子的名字,你怎么记得到哟?”“在川江走船,靠的是脑壳吃饭。”屠老幺说,“这水,三分钟一变化,要认得到江中的几百个滩,记得坡上和水利的几千块石头才行。”

下烂药

□胡华强

看过《铁齿铜牙纪晓岚》的,都应记得那个和坤的形象,自身八面玲珑,深得主子欢心,在皇帝面前有说话的机会,却是一个喜欢下烂药的角色。一个纪晓岚,碍其贪枉之性,自然成为他的眼中钉肉中刺。就算纪晓岚聪明如斯,也常常被和坤下的烂药弄得措手不及狼狈不堪。只不过电视剧那“戏说”的风格,淡化了小人的恶行,那下烂药的和坤看起来似乎还有点“好玩儿”。而现实生活中,如果遭人下烂药,那是一点都不“好玩”的。

药,既可治你病,也可要你命。加上一个“烂”字,这包药就一定具有杀伤力,具有破坏性。下烂药,就是指一种背地使坏、落井下石的卑劣手段。比如背后说人坏话,打小报告,出坏主意,暗中使绊子等,总之,一切所为都是以置别人于困境于死地为目的。而且一个“下”字,包含着“策划”“盘算”“权衡”“比较”等心理因素,把使坏者处心积虑、阴险恶毒的心性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俗话说,宁可得罪君子,不要得罪小人。小人最大的本事就是下烂药。凡小人,即便你没有得罪他,下烂药也是他的常态,更何况得罪了他。

下烂药与放麻药有区别。放麻药,指通过某种手段或者言语欺骗蒙蔽对方,使对方行为偏离正途,从而达到削弱对方伤害对方的目的。下烂药就要直接得多,跳过了欺骗与蒙蔽的过程,追求的是直接KO对方的效果。如此说来,那句“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”的古训,还真应该记在心头才对。

放你个耙子

□未木

川人经常都把“放耙子”挂在嘴巴上,牌桌上打牌斗地主,算了,放你个耙子。耙子一般是指用竹子编制的逮鱼工具,虾耙就是一种,绑起一根长竹竿,一虾耙甩出去,哗哗哗几下拉过来,里头的鱼一条都不要想跑脱。

说起放耙子,老憨就有说不完的龙门阵,他提劲说,不晓得自己都放了好多耙子。2000年过后不久,小灵通还大行其道,那阵有个小灵通还是比较行势(时髦)。老憨因为那阵开摩的,拉的一个固定客户就说:“打电话都找不到你,我咋个联系你嘛?”老憨于是急客户所急,买了个小灵通来别起。一起喝酒的时候,还洋盘兮了对我说:“哥,喝酒就给我打电话哈。”

有一回他走路回来,都快拢屋了,经过一段拥挤的路,身上的小灵通就飞了。这还了得,家门口都翻船了!老憨也算是个跑江湖的,眼睛一扫,看到一个人正往一边走,他几步上去就抓住那个人:“把东西拿出来!”这个人就是不承认,说老憨认错了人。老憨说,再不拿出来就报警,走派出所去。这个人一下就蔫了,马上把小灵通拿出来还给了他,一边求饶说:“哥,东西都还给你了,就放我个耙子嘛!”老憨心想,反正东西拿回来了,自己也没得啥子损失,也就放了个耙子。那人十分感激地说:“谢了哥,二回有啥子事说一声。”

说来也是巧了,那天老憨骑摩托车在路上,一个人扑通一声就倒在了摩托车边,哎哟哎哟地在地上呻唤。高低要老憨赔钱,不说了,赔一千。老憨晓得碰到炭圆了,正在扯不清,一个人走了过来,张口就朝睡在地上的人骂:“快滚,有好远爬多远!”又指着老憨对那人说,“他是我哥,你要搞醒豁(清楚),乱吃诈钱嗦!”那个人也不喊痛了,爬起来就跑。

老憨没有反应过来,看着这个打抱不平的人问:“请问你是哪个?”这个人说:“哥,认不倒了嗦,那次小灵通的事?”老憨才一下想起来,就是上次碰到的那个贼娃子,现在这个人已经金盆洗手,早就不干偷摸扒窃的行当了。